

【怀旧记】

空心楼

□雪櫻

对门的房子又换了主人，新来的房客是个护士，进进出出，脚步很轻。两年里，对门的房客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刚毕业的大学生、写字楼的白领、刚结婚的小夫妻，住得最长的是那对小夫妻，因为要生孩子，觉得房子小不方便，年初搬到别处住了。

我所居住的小区是某高校的宿舍，也是建校以来最早的教职工宿舍。前年起，学校迁至长清大学城，很多老师也搬了过去，即便不搬走的，也因为孩子上学在别处买了学区房，小区似乎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——涌进来很多房客，且更换频率非常高，过去的老住户越来越少，变成了空心楼。楼空下来了，人的心也变得没着没落。

一切从老邻居安老伯搬家说起。安老伯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最早的时候我们两家住对门，都住在筒子里。那时候，筒子楼也叫“大通道”，家家户户做饭都在楼道里，锅碗瓢盆，乒乒乓乓，烟火气十足，肉香、菜香成为门缝里最合法的闯入者。每当安老伯家炖肉的时候，我便从门帘里钻出小脑袋，等着他的高嗓门：“倩倩，拿碗来！”话音刚落，我迅速到橱子里找出我的“兔子”碗，连蹦带跳地跑出门，站在他家的炉子前，闻着扑鼻的肉香，忍不住咽口水。

多年的邻里情，浓得化不开。后来调换房子，安老伯搬到前面楼上住了，仍住在一个院里，并没有多少隔阂感。然而，就在今年夏天，他们一家搬走了，静悄悄地。听母亲说，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的老伴出来，后来就传来他们搬走的消息，再次路过他家窗前，发现换上了新的窗帘，房子已经租赁出去。从去年起，安老伯身体每况愈下，渐渐地，不能出门了，两个儿子轮流过来照顾。“爷爷老了，不中用了！”听到他的声音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孩子要工作，不可能天天过来，经过商量，接他去儿子那里居住，这样便于照顾。就是这样，他们一家搬走了，离开了这个大院。

我知道，像他这样搬走的老邻居，有很多。为了养老，离开这里，内心深处的情结却是难以割舍的，房子的变迁永远不会改变精神的皈依，那是生命的老根。有些老邻居搬走后，不顾路远，辗转坐车回来看看，在门口买点东西，到小区楼下打打麻将，去邻居家拉拉家常，然后，诉说现在居住的小高楼多么气派、多么高档，最后话锋一转：还是咱们这里好。一个“好”字，牵扯出多少藕断丝连，砸出多少情感涟漪，叫人百感交集，几乎湿了眼眶。

我知道，搬走的老邻居，他们住的新楼其实也是空心楼，一切都是簇新的，新房子、新家具、新环境、新邻居，新得令人徒生不安，好像太年轻的房子没有重心，经不起风雨，让精神无处安放。

这让我想起母亲的同事，窦姨。儿子工作后，在上海定居，有了孩子后，她和老伴过去看孩子，成了“老漂族”，周围人都称她“上海婆婆”。没过多久，老伴就回了济南，直说住不惯。她留了下来，看孙子、买菜、做饭、洗洗涮涮，一住就是七八年。“儿子儿媳下班没个点儿，如果我不去上海，孙子就没人管，没办法啊！”今年夏天她回来了，见面后说，她这次回来是搬家，儿子打算在济南买一套新房子，选在东部城区，让她把老房子卖掉，将来去新房子那里养老。“怎么舍得？这些老人，都熟了，不愿再换地方了。”窦姨缓缓地说。在搬与不搬面前，让位于养老，或许这是不得已的选择，但是，仔细想想，老房子迟早要空下来，你不走，别人也会走，不是搬走，生命也会老去。就像前面的校长楼，老校长先后去世，校长楼也就不复存在，变成了空心楼。楼前挨挨挤挤的汽车，每天早上此起彼伏的喇叭声，打碎了以往的安宁，谁能说这不是一种无声的更替呢？在老旧中变迁，在变迁中新生，在新生中把持着时代的脉搏。

空，说到底，是生命的归宿——孤独，也是人生的属性——无常。就像当下经常说起的空巢老人，那是生命靠近终点的孤独状态；空巢家庭，孩子在外求学和工作，原生家庭的精神世界变得寂寞；空心村，年轻人或壮劳力外出打工，农村沦为老人和孩子的天堂；空巢青年，年轻人来到一线城市工作和学习，独身而且独居，饱尝孤独。空，也是一种痛感，城市发展进程中所衍生出的阵痛。

最近，楼上的诗人也搬家了。那天中午，正在午睡的我被楼上砰砰的巨大声响吵醒了，依稀听见搬家的声音，踩得楼板快要塌陷的感觉。这座有着三十多年楼龄的老楼，平日里一片死寂，安静得有些不可思议，唯有搬家，就像一场声势浩大的华丽演出，瞬间不安分起来，每个节目的主题都是“离别”。他和我同住一座楼，搬来的时候儿子刚出生，在这里上幼儿园、上小学，他接送孩子的场景，我记忆犹新。几年前，我才知道他是大学教授，也是有名的诗人。我以为是唯一不会搬走的人，没想到他也离开了，很早就在外面买了房子，一直没有去住，如今孩子升入大学了，他决定搬走。

搬完的第二天，他的房子就进来了新房客。再也听不到诗人有节奏的脚步声了，我有些不习惯。

【浮世绘】

才算性价比高 怎样的人生

□季月亮

刘欢在节目上感慨，说现在的人太功利了，有回他跟学生聊天，对方说想选修法语，又觉得性价比不高，很犹豫。他无语：想学就学呗，怎么还扯到性价比了？

作为国宝级艺术家，对学生的功利思想表示无语，非常可以理解，但站在大众的角度，我也完全能理解那位学生对性价比的追求。现在人做事哪还有不考虑性价比的？干什么都得有意无意衡量下投入和产出的关系，合适了才去做。这也无可厚非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所认定的产出，通常只局限在“名利”层面，能升官发财，能扬名立万，能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，才算赚到，才觉得性价比高。

花两年时间学一门法语，为的是以后好找工作，万一找工作时没用上，不亏了吗？

拼死拼活考研读博，为的是以后找好工作，万一收入、职位都不高，不亏大了吗？

研究学问一辈子，成果一大堆，但到退休还没一官半职，连教授都不是，简直白活了……



【在人间】

需要以你为傲 我如此虚弱，

□微冷

父亲最近在动车站附近给人做家具。父亲是木匠，师从他的父亲，我的祖父。顺便说，叔叔也是木匠，师从他的兄长、我的父亲。动车站附近是新的楼盘，有个业主有两套房装修，请他去做家具。

前几天，父亲等业主去补材料，一整天不用开工，没课的三弟坐动车来看父亲。父子俩炖了排骨，喝了啤酒，三弟喜滋滋地在微信群里晒图——我们谁和父亲有和睦温馨的相处，都会奔走相告、互相打气似的。

一堆随随便便的美食图中藏着一张父亲的工作照，照片中的父亲认真的样子竟有几分陌生，看了许久，才有亲切的感觉。一直觉得父亲的面目近乎狰狞，他和母亲吵架的样子、和我吵架的样子、和弟弟们吵架的样子…这些样子太过深刻，不细想以为那就是他的全部。

我几乎要忘记父亲年轻时是小有名气的木匠。小时候，父亲很忙，一开春就有很多人来请他去做家具，有时候忙不过来，给对方介绍叔叔去做，对方不肯，一定要等他，说他做的家具好。舅舅家的门窗家具是父亲和另一位乡人做的，不到两年，乡人做的门把手就坏掉了，舅舅请父亲去修，一边抱怨乡人不可靠，一

边说表哥城里的房子将来装修也得请父亲去做家具。

我以为这不过是因为父亲不好对亲戚的委托敷衍了事，因而付出超乎常规的认真。木工嘛，熟练的师傅谁不会做？有一年春节刚过，有个年轻人来请父亲去做家具。年轻人承包了整栋公寓的家具，要找父亲去搭伙，父亲年前的活儿还没完工，便拒绝了，给对方介绍了其他人。年轻人不罢休，一直给父亲加钱，说业主要做的家具别人做不好。我在旁边，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。

父亲老了，加之社会进步对传统手艺的挤轧，他时常叹息年轻时不加选择地跟着祖父学徒，一生从事没落的工种。这实在无从悔恨，这几十年的中国社会天翻地覆，父亲这样的传统手工业者并不是潮起潮落中受害最深的一员。总之，父亲没有手艺人的骄傲。我看到都市人去采写乡村手艺人，着意表现他们的骄傲和尊严，总是很疑惑。自己养家糊口的手艺在社会上日益衰颓，保持所谓的骄傲和尊严，实在太难。

父亲有的是落后分子的颓势和在家庭角色中可憎的面目。我羞于启齿，父亲既没有温和慈爱的家庭角色，也没有英武能干的社会角色。跟人聊养儿育女的事，我总说“为

不是更好吗？

我有个远房的爷爷，头脑胆识过人，在农村做了四十年村长，七十多岁了村民们还不同意他退休。老爷子一辈子带着村里人开山修路，大规模养殖奶牛，又建奶粉厂、建学校，他们村的生活和教育水平都比周边的村高出好大一截，大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出，小伙子娶媳妇都在别的村挑着找，爷爷的威望更是无人能及。

前几天我爸说起一桩旧事：村里曾经丢过一头才出生三天的小牛，过了两年，爷爷有次去县里办事，路上看到一群牛，他立刻下车过去，指着其中一头跟放牛的说，我是X X村的X X，这是我们村丢的牛。那人闻言，连抵赖都没抵赖，就让爷爷把牛牵回来了。

类似这样的事很多，村里人都对爷爷打心眼里佩服、敬重。老爷子一辈子也没穿过名牌，没多少存款，名声在四邻八村是响当当，但出了县城就没人知道了。若只是用当多大官、赚多少钱来衡量，他这辈子可能连个科长都不如。可是，一个人以一己之力给了千百人幸福，自己也过得畅快、踏实，超有成就感，这种人生难道性价比不高吗？比一个大机关里碌碌无为的科长、处长怎么样？比一个劳苦奔波、殚精竭虑的暴发户怎么样？应该不会更低吧。

所以，如果非要算算一件事、一种职业、一个人生的性价比的话，我想就算名利必须作为不可忽略的一项指标，也总得把幸福感、个人价值的实现、为他人所做的贡献等等诸多因素都加上去才行。好比判断一盘菜的价值，不能只以里面有多少肉为标准，色相、味道、营养也都得算数才合理。我们去饭店点菜，首先考虑的肯定是一道菜的口味和营养，而不仅仅是里面有几块肉。可为什么到了选择人生大事的时候，我们最在乎的反而是有没有肉呢？

人父母需要资格”，大谈生活艰辛，我得有几百万才会认真考虑生孩子。我心里想的是，等我足以令我的孩子骄傲时，我才会考虑生孩子。与之伴生的念头是：我恐怕一生也无法令我的孩子引以为傲。这种沮丧反过来迫问我：为什么父母需要令孩子感到骄傲呢？

我一度感到骄傲，父亲是个很棒的木匠。我念书时用的圆规是父亲做工时用的圆规，比最有钱的学生用的圆规还要高级。那时我是个考第一名的学生，父亲是个不错的木匠，虽然他总和母亲吵架，却也是关心我的学习并以我为傲的。我经过了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”的成长，和父亲的矛盾日益尖锐，最终互相嫌弃。进入社会，我到处碰壁，成为城市里虚弱的存在，父亲更加成为我隐藏的秘密。

看到父亲站在未完工的柜子旁，斜眼对齐柜子的两旁——从小看他这样用肉眼对齐，居然也不会有误差——我陡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：既感到骄傲，又深觉滑稽，好像一个学做西餐的人想从做中餐的父亲那里得到指点，而父亲的经验是“盐巴少许”。我做不好西餐，恼羞成怒地反复追问：“少许是多少？”这个追问伤害了父亲，也伤害了我自己。